

中國東南海疆上的兩顆明珠

台港命運今昔



鄭成功號

鄭和號

香港

龔忠武 著

D618
201013

中國東南海疆上的兩顆明珠——台港命運今昔



龔英忠武著

中國東南海疆上的兩顆明珠——台港命運今昔

著者 龔忠武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三號一樓

電話：(〇二) 一三六八二五二五 傳真：(〇二) 二三六九八二二一

港澳總經銷 文星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三四號

新科技廣場十樓1020室

電話：(八五二) 二七八九一七三六・二九九七五三三

排版所 蘭臺網路出版商務公司(〇二) 二三三一〇五三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劃撥帳號 二五〇元(平裝)

ISBN 957-2040-39-1 海峽學術出版社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自序

無疑地，台港澳，是中國東南海疆的三顆閃耀的明珠，是國家民族的珍寶。然而，像傾城傾國的絕世美人一樣，紅顏薄命，命途多舛。

她們坎坷的命運，主要是大時代造成的悲劇。近代歐風美雨在中國東南海疆掀起的罕見的狂風巨浪，徹底改變了中國國家民族的命運，也徹底改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身處中國東南海疆前沿的台港澳，不但不能置身其外，還首當其衝。誠如吳濁流在他的《亞細亞的孤兒》的小說中所說的，「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去的」；不論你是一介平民，還是貴為一國之尊的皇帝。先拿堂堂大清帝國的道光皇帝來說，他何嘗沒有下定決心抗擊英國海霸的侵略，他何嘗想割地賠款，但面對英國無堅不摧的船堅炮利，打不過人家，只有忍辱丟掉了祖宗的江山——香港。他不但不是一个壞皇帝，而且還是一個勤儉自勵的清皇帝，但在他皇帝的權勢仍然扭轉不了乾坤，只好以詩抒懷曰「往事淒然如夢幻，流光攸爾如風煙」，來表達他萬般無奈的心境。

他最終帶著遺恨走進了墳墓，但深愧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後代子孫，所以臨終遺命，他的陵墓，不得沿襲祖制修建大牌樓、方城、明樓、殿堂台柱，也不得油飾彩繪。可見其自責之深！可見其勸勉敦勵後世子孫之誠，之切！

這是一個貴爲皇帝的坎坷命運。

那麼淪爲殖民地的台港澳島上的老百姓的命運，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小說裏所刻劃的主角胡太明的心態，就非常有代表性。他出身於一個日治時代台灣的地主家庭，並且已經完全認同日本殖民者的文化。但他深感在台灣，在日本，在祖國大陸，都找不到自己適當的位置；在台灣的同胞眼裏，被看成是大國民（日本走狗）；在他的日本女朋友眼裏，被看成是「那個（中國）民族」；在大陸的中國人眼裏，被看成是個不受歡迎的人（日本間諜）；所以，老覺得自己左右不是人，是個失掉了祖國母親的亞細亞孤兒。

陳映真對於吳濁流所塑造的胡太明的一生，有極其深刻的分析：

「胡太明的一生，是一個失落了認同的一生。在他的後面，他失落了他所自來的淵源；在他的前程，他看不到他將去、應去的道路。在歷史的深山中，他迷失了自己，孤獨、寂寞、因循、冷漠、懦弱、自譴……他的嘆息，成了重重疊疊的回聲，向他淒楚地呼叫：孤兒！孤兒！孤兒！」（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第二四二頁）

這種孤兒意識的形成，本是其來有自，是不幸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對台灣同胞造成的畸形扭曲的心態，是令人極爲同情的。我們本應追本溯源，予以根治；然而不料現在竟成爲台灣一些別有政治野心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走向分離主義、推動台獨的藉口。眞是不幸中之大不幸！

誠如陳映真指出的，這些人——當然現在還包括老皇民——不從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全局去理解台灣人的坎坷命運，反而背其道而行，發展成爲短視的、親帝國主義的分離主義。這是嚴重錯誤的。所以，陳映真建議，應當把台灣的前途擺在全中國近現代史的全局去思考。

本文收集的近一二十年來的舊作，正是從這個角度——不但放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視野下，還放在近現代東亞和世界歷史的視野下——來考察台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於近現代香港的命運，也是採取同樣的觀點。

這不但源於我的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興趣，還源於我也有一種濃厚的台灣情結。我畢竟是一個喝台灣同胞奶水長大的大陸人，在那塊寶島上，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少年時代；如果說，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我也是一個後來的台灣人，毫不爲過。

不是嗎？那裏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有我青少年時代留下的足跡，還有我的師長同學。所以，除了出於我的專業興趣之外，這份魂繫夢縈的鄉土情懷，故國之思，促使我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現在在二十一世紀初又參加了遍及全球的波瀾壯闊的反獨促統運動。

這些愛國護土的活動，只有——而且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台灣這顆中國最大的海上明珠，像港澳一樣，完整無損地回歸祖國，使台灣同胞永遠不再患有像胡太明那種亞細亞孤兒的夢囈症。

這不但是我個人的心願，必定也是海內外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吧！
中華民族大和解，此其時矣！讓我們共同攜手早日促成中華民族的大團圓！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東南海疆上的兩顆明珠：臺港命運今昔 /
龔忠武著. -- 初版. -- 臺北市：海峽學術，
2002 (民 91)

面；公分

ISBN 957-2040-39-1 (平裝)

1. 兩岸關係 2. 政治 - 中國

573.09

91021286

目錄

自序／I

台灣問題

通論

決定台灣前途的宏觀因素／001
海權、東亞新秩序與台灣問題之解決／015
台灣問題的眞解決／033

歷史與政治

誰製造了台灣問題？

——論台灣問題的美國因素／044

飛彈是打台獨分裂主義和霸權主義的

——駁余英時先生對中共飛彈的解讀／087

中國東南海疆上的兩顆明珠——台港命運今昔

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在台灣上空游蕩

——紀念釣魚台運動三十周年／108

吳三桂算老幾？／150

文化與思想

美國對華的優越心態與中國的統一進程／163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與兩岸關係

——紀念台灣光復五十周年／186

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統之以德／200

和為貴

——評林洋港先生的政治理念／220

香港問題

香港與國運

——從世紀之交看香港之割讓與回歸／240

鴉片戰爭就是為鴉片而打的戰爭／260

附錄：

林則徐

——中國偉大的反帝先行者／268

一石激起千層浪

——試論鴉片戰爭的影響／271

香港的新紀元

——兼論香港未來的作用／277

目錄

決定台灣前途的宏觀因素

一、導言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慣性，要維持現狀，要保全它的生命和存在，螻蟻貪生，正是這個道理。

自然界如此，生物界如此，人類的歷史也是如此，這是普遍的規律，似乎很少例外。

但是，打破慣性，結束事物的存在或生命，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理性的和平方式，一種是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當然，人們都喜歡第一種方式，討厭第二種方式。

走哪一條路，卻沒有必然的規律，要看當事人的智慧、道義感和膽識，也即大智、大仁、大勇；智、仁、勇兼備的人和民族，多半會選擇理性的和平方式，選擇非理性的暴力方式，是迫不得已的，不是情願的。

二、宏觀三原則

看兩岸關係有微觀和宏觀兩種角度。如果微觀看兩岸關係，會令人眼花撩亂，今天一個彈性外交，明天一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今天李登輝這樣說，明天郝柏村那樣說；今天吳大猷、趙耀東去了大陸，明天錢復、林洋港去了美國。真叫局外人高深莫測，暈頭轉向。

不過，如果宏觀看兩岸關係，就可化繁爲簡，脈絡分明；抓其綱，而目自舉；兩岸關係雖然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還是有跡可循的。

宏觀來看，兩岸關係的發展絕不可能、也不應該背離下列三大原則：

原則一：歷史上、民族上、文化上一統天下。

異議分子說，不然。君不見，東歐、蘇聯一個個分崩離析，丹麥人也反對歐洲一統天下。這是事實，但是見此而未見彼，東歐、蘇聯是由合而分，中國則是由分而合。歷史不同，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清末，中國由合而分，日本則由分而合，中日兩國國情歷史不同所致。

在中國歷史上，分是異態，合是常態。歷來的古聖先哲，仁人志士都這樣深信不疑，孔子讚揚管仲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孟子鼓倡「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

和平統一論。南宋大詩人陸游在八十多歲臨終前寫下了催人淚下的愛國詩篇《示兒》：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是近千年前詩人的愛國情懷。

近人如孫中山，在明知自己已經病重時，還要不顧親友、部屬的勸告，抱病北上，爲中國統一盡其最後的努力。

古往今來，中華民族這樣強烈的統一願望，豈是幾個台獨、獨台分子所能抗拒？他們不能，強大如美國要想拆散中國，也是夢想。

原則二：中國在國防上，無論陸防或海防，力求固若金湯。

原則三：兩岸在政治上、經濟和文化上，求同存異，共處共榮，不容分裂。

這是從民族整體利益出發，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三原則。第一個原則已經大略談過了，下面將分別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三個方面來進一步闡述第二、第三個原則。

三、從地緣政治爲台島定位

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地理格局很有特色，如果拿面積相當的大國美國和俄國來比較，則美國可以說是開放式的國境，俄國可以說是封閉式的國境，而中國則介於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半開放、半封閉的國境。

這種國境格局的好處是可攻可守，可退可進，可取可予。形象地說，中國像頭老虎，屁股坐在歐亞大陸上，俯瞰浩瀚大洋；也像隻巨鯨，臥浮太平洋東岸，面向歐亞大陸。所以，地緣上中國既是個陸權國，也是個海權國，不像美國是個典型的海洋國，俄國是個典型的陸權國。

因爲台灣適位於中國萬里海防線的要衝上，所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的海權史或海防史，對解決台灣問題會很有啓發的。

就中國的海權史而言，有其光榮的一章，如明初永樂年間的鄭和七下南洋；也有不光榮的一章，如隋煬帝兵喪朝鮮半島，元初兵喪日本對馬海峽。總的來說，在近代以前，中國的海權史乏善可陳。國史上，在陸權方面，代有英雄；但海權方面，除鄭和、戚繼光外，還有一個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收復台灣，真是寥寥可數。而且自清初實行片板不得下海的封海令以後，同海發生關係的都是違法的行

爲，都是些違法之徒，像朱舜水到日本不是光明正大去的，是作爲明朝遺民逃去避難的。

但是自清初乾隆十全武功之後，西北塞防大致安定，及進入近代，先後兩次鴉片戰爭，創巨痛深，國防的重點逐漸被迫從陸防轉向海防。這可以從同治末年的塞防與海防之爭見其端倪。

爭論起於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犯台，海防吃緊，由於餉源有限，遂發生了海防、塞防孰先孰後之爭。

當時左宗棠任陝甘總督，負責塞防，故力主塞防重要，防俄爲棘，他的「百年之後，爲中國之患者，其爲俄羅斯乎」的名言，常爲後人引證新疆絕不可失。

當時深知中國處於「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負責海疆安全，故力主海防重要，防日爲棘，他說：

「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防不助，則心腹之大患愈棘。

日本……皈依西土，機器、槍炮、戰艦、鐵路，事事取法英美，後必爲中國肘腋之患。」

在左、李之爭中，大學士文祥指出：

「現在日本藉端啓釁，欲肆侵吞……且彼與中國最近，儻使其得志台灣，將來之患，愈不堪問。」

醇親王奕環支持李鴻章說：

「夷務爲中原千古之變局，海防爲軍旅非常之舉，今日立辦，固非先著，若再因循，將何所恃？」

這場爭論，當然不是左、李兩人的個人之爭，而是關乎國家長治久安的國防大計。時間證明在近代，海防論比陸防論更有遠見。目前，蘇聯帝國解體，萬里陸防至少在一、二十年內可以高枕無憂。今後中國國防之重點，勢必日益轉向海防。

中國海防線北起渤海灣，南至南海之曾母暗沙，綿延萬里。台灣位於這條海防線的樞紐，扼中國海上萬里長城之咽喉，可以稱爲中國海上萬里長城第一關，所以在國家處於正常情況下，絕不容外人染指。

以晚清之衰弱，還要爲中國海防之安全而力保台灣，今天強大的中國豈能允許台灣脫離母體？台獨、獨台說，他們有美國和日本作靠山，可以無慮大陸以武力強行統一。

正是這些非理性的台獨和獨台分子把台灣推向危險的邊緣。

只要稍有一點歷史常識，就會知道走這條道路的危險性。基於國防安全之考慮，中國在五十年代初同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在朝鮮打了一仗，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又同美國在印支打了一仗。這兩戰，美國一和一敗，吃足了苦頭。如果還有人想靠美國分裂國土，威脅中國海防之安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最好的殷鑑。朝鮮和越南是外國，台灣是自己的領土，更是不會善了。

何況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寸土必爭」、「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捍疆衛土的決